

國朝文類

三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九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姚燾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 大帝為大燕三
 日曉近臣曰伯顏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
 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寧必翻城為
 應糧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
 肝膽落矣而吾東立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為
 此庭書昔魯魯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為大將有
 功信實聰明而安討其加卿為阿虎耳愛虎赤嫡
 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今億萬維臣之中降是
 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崇功裸德匪
 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
 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即江陵民封之千家
 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水後特置榻班諸侯王阿
 失拉下賜之金壘曰咳不而省必合樂鼓其曲飲
 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
 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田娛
 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夫人獨
 堅呼突盧化胞生而公考阿散合徹弗善也

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視幼聰穎而辯長躬農
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
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二月而盡其師學甚爲
舅氏習拉帶達拉寒所置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
大及從事大將卜隣吉世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
呼魯僕化從受北庭書以薦其忠謹得宿衛
大帝潛藩己未從濟江 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
徒挺矛春殺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
喉出項之帝舅之賜銀爲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
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之皆爲大

蛇竒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與俱
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闕察耳嘗有
書 帝志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
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爲中書省
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
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爲心不
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 帝前衆畏
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洛
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
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

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
闡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
年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為策襄陽吾故物由
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
可平 帝犬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
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
公為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 太宗世所殘漢上
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
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
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

來蒞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
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
今平章范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為尚書
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
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
以為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
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
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
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岸積薪楨貴果結戰艦

為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又
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
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
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絕 帝實嘉能忠而主信
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
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真拜參
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
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為兵十萬合舊軍
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
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

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木以平章與公及
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
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為城橫鐵鉅
鑊戰艦江中巢礮曠弩逼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
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
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
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
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
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程貴逆降大軍去而復
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

千戶馬成爲導由己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
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
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
然無有奪菜秉耒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
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旣東分四萬人
戍鄂咨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
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閩安撫高世傑
將艨艟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
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
孟之紹爲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功者
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
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
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禊孫辭疾高節度達出
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
明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
惇嫠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
窮而來歸棄江陵市襪孫徵至京師死猶沒入其
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混
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
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

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隄水以樹
礮鐵填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中
命諸將凡所由久頗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
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劔
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
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
大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
以賑餓人傳檄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
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
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

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
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驚囂易叛難服
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阮之市
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歙賓
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封爲
州三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牒
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迤舟承制以萬戶史格
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敗元海中
哨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
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住衆數萬小亦

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
僞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畧地海
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
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與
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
擊與珞并獲僞使冉安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
南寧萬安吉陽聞僞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
經畧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
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
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

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
勅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即與夫人訣
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
葬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帖力 帝旣才公勅陳
亳穎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勅復以其妹爲繼
自陳三召傳至京師 順聖皇后爲加幘服白金
爲兩二千五百男六人帖力生故資善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左丞忽失海涯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貫只各繼
生輔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

玉帶一品服和尚如一人者蕭生拔突魯海涯阿
昔思海涯滕生突魯彌實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
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恆里斯班一適承
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六
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傅
詔丙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突海涯合滴力
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濶里吉思子
李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埏斜餘幼後公薨十
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
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徵是為銘嗚呼兄弟

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
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
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形丹
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
成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
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
忌邪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
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圍地籍民半宋壇理其時
將相雖瞠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
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

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甌波
羗大主小酋綦錯輻裂連數千里受縻聽令者猶
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
威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
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阿拉韓平章十二
真魯赤虎突帖穆兒阿方史格呂文煥帖穆耳僕
花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
突完顏訥懷關出塞落也訥左丞四關出海唐亮
帶劉深趙完已參議十三晉又備部也可何璋張
鼎樊揖朱國寶張榮實虞蒙帶烏馬耳字羅合答

八國朝三類卷一七

九

耳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
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
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
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
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
爲虐今較江浙諸省繁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平
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
交興安皆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刻幅幘可恃爲捍天混皇
輿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兵平

於晉陳兼於隋矧趙遺胤曜靈生東有炎朱光燭
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 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眷
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鷓舫浮江亦旣
越之歸正丹宸羣策明試如兵襄陽五稔克止公
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用平 帝曰俞
哉惟爾勸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
而東四萬其徒可馬後昇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
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
皆剽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讐言緩心亦孔
棘又鋤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知
公勞 大帝簡在衣裘禽隼靡有遺賫不事故常
墮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罍合樂而
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
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閭是宅壽止名垂斯
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
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賈克延世其北居
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
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

使渾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
河南省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
請曰先公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
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鑱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
以跡遺宵於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
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
而公之曾孫蘇木曷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
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疇盛疆畏翼
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為是竟
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

國朝文獻卷五十九

二

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為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
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矣帝感其誠易名屑廔
約為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

帝後與主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救兀魯一軍
先發其將木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廔請曰戰猶
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為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

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
大敗其軍晡猶逐北勅使止之乃旋師免宵為殿
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
親為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只里吉

為敵將寶璽屑塵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屑塵子
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
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為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
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
郡王歸奏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
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

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為二萬戶與
十功臣同為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
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
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

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
十六為斷事官世祖正衣極以從攻叛王阿黑
不哥功賜其軍驟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
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勲闊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
輒譖何李壇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
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
哥亦為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
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真舉公且
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
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

尚書別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
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
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
負金六籬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
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為語遣之既至盡以金
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真
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為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
角惟忙兀以時夥於常歲 帝曰其報賜之自今
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刺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
博羅驩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

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
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為兩制
三其右受伯顏阿木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
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
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
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倚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
可頓大兵為疑海州東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
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
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
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淮東諸州

猶城守故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
南堡戰白馬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
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
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
弓矢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
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
昌賜玉璽帶幣帛與博羅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
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同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
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
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

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日所出入

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

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

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輿疾入

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德

入愬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

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刺斯博羅斯幹羅罕薛

連干皆彊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

往凡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

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

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止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願反 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 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刺而弘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

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滌兩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不帶斬忽倫軍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狃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

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
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為天相忠義後遂北極
於東海之壩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
於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
力賊平勅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
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
是器幾何鑿帶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
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
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
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

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為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
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
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兀而告廉訪使
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勳置巡屋器械
於村又周劉先店為墻四其門扃鑄司夜出入詔
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
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坰不思佐國
無以為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驟馬十有八足
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

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爲令河
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潞爲
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 皇上元貞二年
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忙兀
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
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
軍 上以爲益勅逆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
十幣帛三陞辭之日 上諭之曰卿今白鬚
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真宣
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 世祖分軍爲兩

右則屬之伯顏阿木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木
皆有田民而博羅驩獨無可後 上曰何久不言
豈彼恥自白耶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
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 一而中下各二及
圈替銀倚比再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
食道官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
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駙聞始是諸王叛由其父
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馬來 歸宜棄前惡以勸未
至 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 平章湖廣賜金鞍勒
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 公光祿大夫上柱國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帶夏
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爲釀務高
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醕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
富蓄凌轢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
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
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刊刊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
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
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
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
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

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
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
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
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
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較瘁其膚鋒矢交集其躬
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截下
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風上尤眷重之若
世祖身御橐韃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
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鷗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鷗
甯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鞫以御

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鶴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菟田之盛不敢萌啓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李博羅公於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薛徹干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孛蘭朐次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罕牙幼在室銘曰

皇矣

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矢矢澄告 帝視友同 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由賊叩輪懋功是創 帝惻其心百倖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造分茅土 帝自等左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裨王季勤勳克類再傳一而公 世祖之事勳闕遺苗 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禁闈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白 律隨遇而安利惠靡干承命即往奚遠奚難東北 海隅西南六詔

甌閩炎取金山漫徼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
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以平章大夫宥密
鈞踐先聖今聖賚子優優民駟天開豪隼御
鞞橐韃介胄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丘皇矣
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歆大艱昇
之神孫神孫世祖闢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猶
判孰是浙右羸鬼歌裸大興師征截業百城罔不
單壺竭履義聲傳其國都孱王銜璧蕞爾淮東諸
州猶壁詔公進攻盪礎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
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直際斯會益封桂
陽江嶺外內於乃先列光以人嘗聞古先警侯
功臣泰山如礪國以示存嗟公孫國泰山下權
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燕只士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
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勦平宋彭義斌淑擾山
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剗於兵戶不足萬
故國以兩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
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
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

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畧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竒其對進侍惟惺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沸一寂跳梁既平為奏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

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為平章後為丞相凡昔盜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為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為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為計局鈎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募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隣追繫收坐岸

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符璽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旣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

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要東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癉惡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抱案

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爲兩縫畱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

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祭祿大夫平章政事行
省福建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
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
約束不貪勝不躁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
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
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
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
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
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南犇大兵隨之偷生
鴈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
三千里抱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
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寘天與諸侯王
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 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
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
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
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賦以
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兄弟證其兄奴告其主
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劾其屬
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咄服微意栢臺七年改浙

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
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
之當水出塗築爲圍田以故瀰漫浸灌沮洳廣遠
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捷石堤之導水入海
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
頃至今頽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搏力
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
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
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
朝之士在野之民齎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
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
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
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寶官給轎車始克歸塋
于徐邳鉅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
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旣貴顯矣妣
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
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諡忠肅於戲
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
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 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
於公光嶽氣終娘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
開見益甫踰弱冠惟惺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
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
憑怒安卹大沃宸聰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贈
金汀漳風盜知公來臨投其爰斫耕鑿謳吟

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
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
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
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

國朝文類卷五十九

廿五末

救時望失將窆徐方岨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
彰嗟茲九土莫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為襟其帶
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齧彭城其
水瀾瀾初公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
於皇 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祚上公是命既土
既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求存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燾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祿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為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夫夫習於禮者名行祕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闕為析疑義

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
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
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
道於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取爲章句
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
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
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
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
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質質焉不
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驟

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
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
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
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
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
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
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
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
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
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重分庭

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
平居訥於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
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
皆黃腸衣衾必縛䟽衰饗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
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
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
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貼三輔士夫
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
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
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

童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間十年 上遣協律郎申
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
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
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 上遣丞相弟今國王和童
勞其遠來他日入見 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
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 上遣尚醫來候
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 上御香殿
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
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
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

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
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
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
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
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
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
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
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
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
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

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 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
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
改曆太史王恂總筭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
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
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
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
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
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會暴
秦焚書廢古僞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曆之本
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
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
曆廢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
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
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
退其畧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
爲世必於曆法益精益求精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
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
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
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

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
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
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
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
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大三小何濬今授時
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
月合朔之數昏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
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
然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
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

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
不可以公為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為六
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
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
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
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
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
十有五日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
為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
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欒誌其
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
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
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
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
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
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
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
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
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輒之言同
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

六其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
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
皆極人臣之亞為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鉉謂不得
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
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
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
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為循墻
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
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
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於

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
而衆則為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
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
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
遺薰蒿祖妣齊氏曾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
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
胄也宙今今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
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
述樞密院掾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
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為責已厚公於明
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
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
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蔀令聞之延
已徹宸黠束帛彋彋貴及林藪丹宸曰來何暮汝
叟大師之南佻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
多士文宇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群
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政無不可否
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宸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
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者惟汝為可肱股
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
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樵垂詩千齒
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

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
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
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藁帝為震悼賻楮泉
為千者十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
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

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 裕聖太
后以嘗侍講 裕宗言之 成宗贈謚榮祿大夫
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 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
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謚仍其舊又
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
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
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
代秦漢魏晉宋齊得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
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
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
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弘化翊亮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
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
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
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
東上閣門使金州團練使玠生閣門祗候武德將軍
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
化丞淵後更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
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
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心

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
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
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
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折行位與之遊召
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
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兕輩宜然猶竟
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
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愆外嘆曰人獻東
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
抹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
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餽糧
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
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立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
無殺吾抹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
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
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觀時龍庭無漢人士夫
帝喜其來甚重之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
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鑿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
公所招將盡阮之大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
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竹中潛歸

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筭，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比與公訣，斬死。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履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比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比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

大三百九十一

八、國朝

之類卷第六十一

十一

君子

郎中牙魯瓦赤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培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旣謝却，乃出置檀簾間，遣人追及，與之遂携家來輝壑，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脩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適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五綬。」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鄉尚

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
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揚古為沈氏活版
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
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
老下至醫卜筮立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
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
造蘇門盡錄是數言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
非今始聞進學之序甚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
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眾皆
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為
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
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壁驛至彰
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壁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
為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
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壁曰汝非棄牙魯瓦赤
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壁曰良是乃偕往彰德
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
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
見上聰明神聖士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為感
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驅馳宣力

盡其平生所學敷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一
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叙與治國平天下之大
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
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
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
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負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
班俸祿則職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
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
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
陟則善良姦竊可得而舉刺閣徵歛則部族不橫

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
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
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墮則民
力紆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
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徃復之
擾攘調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
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
以子爲母如特生特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
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
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疏施張之方

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 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木土各見故右丞不華吉丁今司徒買奴爲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 上撻之大爲張宴群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庭臣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

司則勢順理安 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 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 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旣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 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

陽制閩倚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
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魏諸州陝西則移隴右
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成都割河東
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
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其年
大封同姓勅 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
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渴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
上古名天府陸海 上願有關中 帝曰是地戶寡河
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邊兼有河內壬子夏
入觀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群下公爲陳

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
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
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
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
幸有國福也明年夏馮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
王府尚書身至京北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
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
道不拾遺師行留 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
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
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

先至諭旨彼以為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
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筋
公盡裂橐帛為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
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
三使之首或曰投珥水中遺漁者網之無得也俾
公為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
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數升
時搖木盃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冰梯惟
旋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資之
始免爾足 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

大正百八十八

國朝文獻卷第六十一

十六

至八州諸縣諭 上重農之旨九今關中桑成列老
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
帝遣阿監蒼兒大為勾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撫
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
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
上聞不樂公曰 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
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王以行為久居謀疑將
自釋復初好矣 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
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 帝在
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

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 天顏始霽大會之次
上立酒尊前 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
至 帝泣然 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 上勅罷
關西鈞考廢行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 帝規
自將南伐與 上閱地圖俾公跽指瀕江州郡津步
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虜已未秋及
江而 憲廟崩渝問至 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
以韋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
謀軍中比為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
興聞叛王將為非觀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
梁以歸 帝即大位以王文統為平章盡出藩府舊
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
以公為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
嘗入觀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為奪其
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
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 天后留燕遣使召
公見輦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土木各而為
丞相惟專從衛官聞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
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
設大司農公奏在 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

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為訟及
濟藩 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
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
郎與樂色組豆祭服至日月山 帝親臨觀飭東平
守臣負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
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
湯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
禮盍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特聘風動四方
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
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

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
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
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脩內治
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
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
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
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
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
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
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

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
三部尚書劉肅往蓋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
史忠武公奏之 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童
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
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
聞否亦當一一參攷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
錄以聞李壇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 帝問
卿料如何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
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
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
大三百九十

八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一 一九

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 帝曰若是賊將
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
壓抑者伏闕群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
敢為反逆 帝曰在昔潘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
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
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為亂
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
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為
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為
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為文統流亞械

繫于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
公奏惟商挺可 陛下寬其前罪其成斯行遂出而
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詞事關中恐
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
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
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 帝悟出之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
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
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 帝怒天降大
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 太祖開創跨越前古

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威刑濫民困財殫 陛下天
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
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畧宣撫
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條以養廉去污濫以清
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
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 先帝陟遐國難並
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
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
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
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

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
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
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
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
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
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
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
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
毀遠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
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恚爲釋五年用兵
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
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
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
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
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陸辭付勅書惟逆
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
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旣濟江下鄂使至夜
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
之豈固存之今又帝制南國邪蓋天命絕朕昔

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
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
命未在于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
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
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 陛下降不
殺虜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
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
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
大計不體 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
之外縣邑丘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
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
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
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
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
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
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况今民
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唱為亂
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
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

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榷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榷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靡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筭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

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言 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 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邪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為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安西燉僉淮西提刑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胷中憂患之來

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
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
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千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謀
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
公獨遺門墻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
賢材烏避不聞其鎖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
惠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
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
書爲先雖戴惠文身爲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
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厠士列者徃徃多然故中書

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
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
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
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
世祖淵龍規一幅隕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
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
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宥密伯顏兩人不可
不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
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熾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
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

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於
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枯今焉不效於公歟
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
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
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
人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
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姊完顏出姪
卒姊繼皆嫁為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
訪使妻皆卒孫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卯翼
之不知其蒙闈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之翰
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
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
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 天子心啓莫匪臣舜察
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

世祖方龍躍淵載牽微車遐蒐逸賢即輝起之爰
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
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脩身以始賢親畏
天愛民以次申以卅條採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
在綱 上總兵民公請民去 上受封國公擇地所

上征南詔公陳遏劉 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屢也
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
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畧秦以宣撫
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爲
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端其歸大
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 帝思舊人台家用
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
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旣平諮
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 後聖相承言行其
生沒爲法程謚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
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
祀可貽

三十三

八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一

廿六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